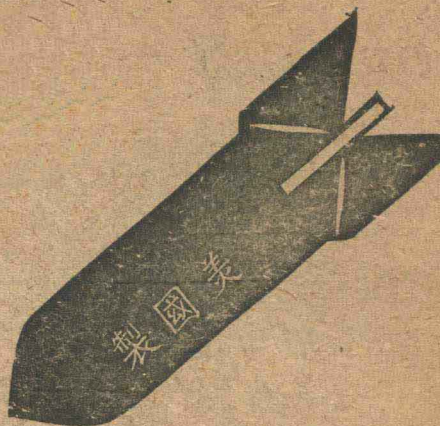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誰要中國內戰？

美·羅辛格等著



行印店書北東

誰要中國內戰

美·羅辛格等著

目次

誰要中國內戰.....	(一)
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的毛病何在.....	(六)
我們在中國幹些什麼.....	(一一)
我們正在建立一個法西斯的中國.....	(二六)
中國軍閥的賭博.....	(三二)
我們如何失掉了朋友.....	(三六)
美國記者評稱	
中國的變革誰也阻擋不住.....	(三九)
論美國對華政策.....	(四二)
美軍駐華毫無理由.....	(四九)
美軍在中國.....	(五二)
在非敵國領土內之外國軍隊.....	(五九)

附錄

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實錄

誰要中國內戰？

羅辛格作
史力化譯

羅辛格是美國著名自由主義作家，現任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編輯，對於中國問題尤多研究，曾經寫過不少關於中國的文章。最近羅氏曾來華遊歷，到過上海、南京、北平以至延安，回美後寫成這篇文章，刊載『新共和國』雜誌，對當前中國內戰及政治動向，有相當深刻的批判，特譯載於此。

政治協商被破壞

中國中央政府與中共間經過十多年來斷斷續續的商談之後，極其明顯地，最所需要的並不是新的協定，而是一個執行那些已成立的協定的基礎。縱然是最空洞的政治和軍事協定，只要它們能够避免全面的內戰一個月或一星期，中國的人民自然還是歡迎的，但是在美國一方面像煞是扮演大公無私的調停者；另一方面却又處處支持着國民黨的時候，對中國局勢的基本情形加以考察，是更加必要的。

本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規定了組織一個具有新憲法的聯合政府，再加上二月所成立的整軍計劃，指示了中國政治向和平與民主演進的路徑。但是這些協議實際上是流產了。本來蔣介石主席在政協會議的十天內，可能在聯合的基礎上重組政府的，但是他避免這樣做，因此引起中共與民主同盟自由份子們的猜疑。這遷延的結果，國民黨中反對聯合政府的份子有了時間來組織和鞏固他們的陣容。這樣就發生了破壞重慶自由份子所舉行的慶祝政協決議群眾大會的事件，接着是東北糾紛的學生

示威遊行，這種遊行表面上好像一部份是出於自動，但實際上是由政府中的反動份子所組織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由馬歇爾特使所協商而成立的協定，就沒有成功的機會了。

土地改革遭阻撓

中國內戰的基本原因，是基於國內外的局勢的。國內爭論的基本問題是四分之三的中国舊社會和四分之一的中國現社會——這是二個世界最惡劣的形態之畸形結合——是否應為全國的利益而依照真正現代的形勢重新組織。這問題首先是土地改革，要是不增加有地可耕的農民的數目和擴大他們的租地，廢除農村的高利貸，狂妄的高昂佃租和苛捐雜稅，我們談新中國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方面採取了重要步驟，已經有多年了，但是中國是一個國家，除非全國採取一致的行動，中國的現代化是不能够完全生效的。

首先反對農村改革的是地主階級，他們的觀點，接近於政府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政治和軍事領袖。當南京的官顯談到農村改革時，他們幾無二致的把問題局限於改良種籽，設法能得到更多的肥料，和施行其他技術改革，毫無疑問地，中國的農業是很需要現代化的，但是把改革特別着重在技術上，是會引進更深刻的社會糾紛的。對於窮苦的農民這些話是特別正確的，因為貧窮的農民是無從運用新式與費錢的耕種方法，除非他們的購買力由直接借貸和低利的農貸而提高了。但是中國政府就連初步改良農民狀況也完全忽略了，而它的征收軍糧，在加深人民的窮困上，又演了重要的角色。

各大黨對於農民（即中國人民的大多數）的態度，自然地決定了他們的政治觀。反對農村社會改革的領袖們，必須密切地監視人民，庶幾能够把任何改革的願望撲滅。就是對經濟改革最天真的要求

也變成了政府的疑懼，而把它們看爲對政府的穩固的可能威脅。這些領袖們捕風捉影，輕信猜疑所以他們的懼怕一天天地更加着了魔了。除了訴諸武力之外，他們對於以政治手段來解決問題已經失去了信心。

不用政治競賽

自從一九二七年中央政府成立以來，國民黨的當權份子一直就不願意於純粹政治的立場上，來和其他各黨競爭。這並不是說中央政府沒有實施過有價值的計劃——舉例來說，一九三五至三七年的經濟建設——也不是說他們忽略了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對中國的破壞。但是當權的右派，一面是用軍事的方法，來壓制反對黨的。六月中旬在南京的時候，政府中有一個很有權勢的官場人物告訴我說：『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是非常貧窮的，惟有反共，中央政府才能够維持這麼多年。要是我們不採取這樣的政策，我們早就完了。』『共產黨員』這個字既然一般地被國民黨當權份子用於思想進步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這些話的含意與暗示，就顯然可見了；中國人民因爲貧窮是易於接受急進的解決方法的，因此政府應以壓迫來支持自己。政府從未表示過他們能够比共產黨執行更好的改革程序的。這些對國民黨政策的批評，並不是意味着中共在運用武力方面是缺少經驗者。相反地在須要運用軍事力量的場合，他們是知道怎樣部署，反擊和爭取軍事優勢的。最近他們的一個發言人曾經這樣對我宣言過：『我們並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但是重點是這樣的，中共的施政程序是建基於全民的改革，他們並不懂怕以政治競爭來代替軍事鬭爭。因此他們在繼續內戰中無意投下什麼賭注，他們極其盼望組織一個真正的聯合政府，因而保證有和平發展的機會。要是這種願望只是反映中共本身

的利益的話，它就沒有什麼多大意義了。但是這種期望是代表了中國人民的長遠要求，也代表它的和平爲遠東內戰所危害的世界之要求。

整軍做不到

最近幾星期來討論得最熱烈和最頭痛的整軍問題，是和政府在政治場合上作自由競爭的懼怕密切關聯着的。這局勢的大概情形是極明顯的；今日在中國兩個重要的軍隊，國軍和共軍。兩者都爲了政黨服務，雖然政府口口聲聲說他們是統帥着國軍的，南京的領袖堅持共軍編入中央軍；但是中共是和政府一樣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在這個國家裏現代的主要政治力量，實際上是和軍事力量同樣意義的。因此，他們堅持軍隊的國家化和整編，應該和民主化與建立真正的聯合政府同時並行。要他們完全放棄軍隊的控制，是最細微的可能性也沒有的，除非政府到達了這樣的程度，能够放任政黨不需要保有軍隊也能自由活動。

這種情形關於東北是特別明顯，在那裏，國民黨很不願意接受聯合政治的意見。相反地他們要求中共撤出大部份的東北，而在這些地區裏的行政上不能有所發言。當我關於這事詢及蔣主席下面的兩個高級將領的某一位時，他答稱：『中央政府只是要從蘇聯接收整個東北。我們從未考慮到讓中共參加東北政府。』這樣的方針，自然地是指向內戰的方向走的。

受美國影響

雖然中國國內的經濟和政治論爭是根基於中國內在原因的，但是它們是在美國政策的强有力的影

響下和美蘇關係的狀態下而演變。當馬歇爾特使第一次使華的時候，那時政協決議和整軍計劃正告成立，美國對華政策似乎偏重於有條件地援助中央政府，即依照中國的統一，民主和聯合的程度而調整美國的援助。這結果很好的，因為國民黨內的主戰份子以不能確定外來的援助而力量削弱了。但華盛頓却從未真正以推動民主化的措施，而確實對國民黨停止軍事援助過。

這結果使南京的軍閥和追求戰爭的官僚們覺得我們（美國）對他們的援助有了確定性了。同時我們本應加強的無黨無派或第三黨自由份子和國民黨內的民主份子，覺得他們面對着加倍困難的任務了。正因為美國的軍事政策造成了傷心的局勢，他們要與反動份子鬭爭是極其困難的。要他們深信美國將爲華盛頓與莫斯科的緊張關係狀態，而赴湯蹈火地援助他們，要避免全面內戰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極其困難的。

實在不幸之至，中國局勢不能依照其本身的實質加以考慮，而却變成了國際政治的玩物。只有無黨無派的數百萬的中國人民所推動的反戰運動，才能壓倒由美國軍閥們的印象。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五萬多人的和平示威遊行，和杭州松江等地較小規模的示威遊行，將是這種運動正在發展着的標記。

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的毛病何在？

CHARLEST. GANNING 作 陳 龍 譯

——原文載八月十日密勒氏評論報

美國對華政策最近成爲中國自由主義者，特別是中國急進派紛紛批評的鵠的。這些批評都是直率、尖銳的，而且有時是含有敵意的。只需將重慶中國報紙（政府與國民黨控制的報紙除外）的社論與新聞詳加研究與分析，便不難看到中國民心正逐漸改變其對美國的看法，美國在中國的威信和聲望，至少在中國知識界及工業界中是在緩慢但不斷地低落。

這些批評大部份是否公平有理，見仁見智姑且不論。其中最有意義的一點是：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的，並不像有些人想使我們相信那樣，只限於『屈指可數的幾個赤黨煽動家和失意政客』，事實是個個批評盛行於各種政見的人士之中。

甚至重慶商會機關報『商務日報』和四川銀行界的喉舌『國民公報』也一再對廉價美貨之侵入中國市場深表憂懼，堅立立謀對策，以免中國工商業在無情的生存競爭中被淘汰。在這兩個報紙上可常看到這樣一些標題：『美貨傾銷』、『廉價美貨泛濫中國市場』、『中國工商業因美國競爭而陷於危殆』。

由於美貨獨霸中國市場及伴之而來的中國工廠、商行的倒閉，於是在中國經濟原野上便撒下了對

山姆叔抱惡感的種子。連保守的、甚至反動的中國商人和工商家也聲嘶力竭抗議所謂『美國經濟侵入』，並痛詆南京政府。這事只有眼光敏銳的觀察家才不致感到駭異。

四川著名工業家，四川省政府建設廳長何北衡最近在重慶歡迎經濟部代表吳承洛的會上表示希望南京政府在處理中國工業問題時，應放棄其『懼洋仇華』的態度。和上面所說的聯系起來看，此事頗耐人尋味。

在政治領域中美國也同樣的糾纏不清。正如六月廿二日密勒氏評論報『中國獨立抑或金元外交』，評論杜魯門總統宣佈繼續將租借物資供給中國時所說的：

『這樣一來便撕掉了美國對中國內戰持中立態度的假面具。美國由最初採取第三者的立場，企圖用『斡旋』的方法幫助解決中國的內戰，繼之轉過來變為調解人，最後則根據杜魯門最近的聲明，一變而為偏袒一方面。於是過去外表上是出於一片好善樂施之心的美國對華政策，現在已以直接參與爭執的姿態出現了。』

由於美國的直接參與爭執和她的全力支持國民黨，她無異是在招惹着至少是中國在野各黨派的不決和惡感。不寧唯是由於美國偏袒中國內爭之一方，及扮演國民黨政權的撐腰者的角色，人們便抓住美國要她對國民黨政權的種種擅權濫職的惡舉負責。

最近國內國外委實有這麼一種傾向，就是把中國的許多弊病，尤其是經濟上的弊病歸罪於美國。一個美國政治評論家說得好，美國確已成為一個現成的替罪羊。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美國在遠東的地位並未有顯著的改進。美國國務院中國司司長范宣德，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在外交政策協會演講時宣稱：美國一貫的政策是要把中國變為蘇美在遠東合作的橋

標。不用說，這是在目前情態下應該遵循的最好的政策。

但是事實怎樣？中國不但沒有起橋樑的作用來溝通美蘇間關係，相反的近數月來中國已成爲這兩國間爭論的中心，這從最近蘇聯報紙猛烈抨擊美國對華政策和美國報紙的惱怒反駁中便可得到證明。盡人皆知，近來中國的法西斯右派拼命宣傳『資本主義的美國』與『共產主義的蘇聯』之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必不可免而且迫在眉睫。這些傢伙想挑撥『美國鷹』和『俄羅斯熊』決一死戰，以便他們混水摸魚。正因爲如此，他們正不遺餘力地大事渲染所謂『赤禍』和『共產主義的魔影』，以便嚇唬感情豐富的美國人，從而希望贏得他們的同情與支持。

司徒雷登大使赴京上任之前，在北平發表聲明時，一針見血地說：遠東和平的保持端賴中美蘇的密切合作，同時中美的合作不應妨害中蘇的合作。但是除非大使採取具體的步驟，使中國法西斯派恢復理智，並告訴他們：『到此爲止，不許再進』，別人們不禁擔憂，大使深謀遠慮的建議。怕只會被當作耳邊風。

美國排除其他國家而獨霸中國市場也已使英國深感不安。翻閱最近英國報紙的評論便可看出英國一部分輿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運用已日顧其疑慮。

總而言之，在馬歇爾元帥卸命來華，以停止中國內戰及達成中國統一爲己任已歷七個多月的今天，中國全面自相殘殺的危險和以前同樣嚴重，而圍繞着『中國形勢』的國際關係亦遠不能令人滿意。

因此，從以上所說的，似乎可以公平合理地得出結論：美國對華政策一定有些毛病。山姆叔在中國簡直是進行着一件不討好的工作。他爲排解中國內部紛爭的一切艱辛努力，所得到的是怨聲載道。根據杜魯門總統和貝納斯國務卿所發表的聲明，美國對華政策的目的，過去現在與將來都是爲了

要使中國成爲團結、獨立、民主和富強的國家。美國政府及其在中國的外交和軍事使團也會一再強調，駐華美軍不會牽進中國內戰，他們也不會幫助任何一方，同時，一旦幫助中國政府遣送日軍出中國之任務完成，他們即將撤離中國。

對於這一目的，誰也不會有異議。而且中國人民自民國成立以來所奮鬥的，也正是爲了建立一個團結、自由、獨立、民主的中國。同時，由於法西斯列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完全被擊敗後國際關係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一個團結、獨立、民主的中國是維持遠東以及全世界永久和平的最好保證。反之，鑒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在世界政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一個分裂的、殖民地化的、不民主的中國，將是國際間不斷發生磨擦與糾紛的泉源，這是大家所公認的。

那麼，美國對華政策的毛病到底何在呢？

第一，抽象的原則與實際的作法之間似乎有些距離。在原則上美國難道不是希望中國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嗎？當然是的。但是在實踐上美國對中國國家生活的各方面——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控制，給人的印象是中國的獨立與菲律賓共和國和國的獨立不相上下。在原則上，美國難道不是希望中國成爲民主的國家嗎？假如我們相信杜魯門總統和貝納斯國務卿的公開聲明，那當然是毫無問題的。但是美國對於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法西斯罪行爲什麼守口如瓶呢？

駐華美軍將不牽入中國內戰，以及他們不會幫助任何一方面等聲明，也因爲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華北的作爲而被噴爲謊言了。

第二，要作一個成功的排難者和調停人，必須大公無私，恪守公認的規則。馬歇爾元帥說的好：軍調部各執行小組的美國軍官，一舉一動必須像球賽中的評判員一樣。

但是由於美國繼續以租借物資供應給中國，繼續訓練與供應中國軍隊，她就已經和國民黨結了不解之緣；而扔掉了中立的假面具。共產黨覺得美國在支持國民黨來對付他們，因此連美國的動機和意圖也越來越懷疑起來了。另一方面，國民黨現在已看準了美國在國共爭執中一定無條件幫助與支持他們，便越來越不講理，獨斷獨行，而他們的法西斯右派竟然還抱怨說美國對共產黨不夠強硬。

從目前的情勢看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實施並不順利。參照着七個月來所已發生的事件，慎密的研究與分析這個政策，此其時矣。

我們在中國幹些什麼

諾斯作 張泉譯

本文是美國名作家約瑟夫·諾斯(Joseph North)發表在『新群眾』雜誌上的一篇文章。

在這裏，他檢討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指出美軍駐在中國不但妨害了中國的民主與團結，而且威脅了世界的和平。因為這是一個美國人的見解，所以特別加以譯出，以供讀者參考——譯者在勝利節三閱月後的今日，美國的士兵仍在中國等候死神的蒞臨。這是什麼緣故？

披閱本文的讀者諸君也許是遠隔重洋派居太平洋區域各士兵之家長情侶，或妻子。試問如果你們依間而望的人物一旦過返家園，你們定會驚異不置的吧，然而也許在千里迢迢外的中國原野上竟爲非其所願從事的戰爭捐軀而被一塊黃土埋沒了他七尺昂然之軀，這也未可知。

數月前，佳音自太平洋傳來，使你們在大街或百老匯路載歌載舞地共伸慶祝，然而這早已過眼煙雲似的消逝了，因爲你們會詢問爲何我們的士兵繼續在中國等候死，爲何我們的軍隊仍在中國領土中進軍，爲何我們的坦克在橫跨中國的平原，爲何我們的軍艦巡邏在中國的領海中。你們讀到了我們飛機在掃射中國的村落的消息時，定有心驚肉跳的感覺。爲什麼呢？

根據電訊所載，我們獲悉了美國的飛機正在用歇斯得里般的速度向中國方面急進中。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報章告訴我們說：刻正有七百隻戰鬥機與運輸機在中緬印區實行最偉大的集團飛行的航行，該

地區之氣候向稱惡劣，以致有一次在昆明飛還途中，二十二架B-29因氣候不良失事者達十一架之多。當你們引頸企候你們的人兒在聖誕佳節前回家一敘天倫之樂，他們也許早就在中國某峻嶺中失事而粉身碎骨了。

電文上還續稱：『戰後仍須犧牲美國人的生命，這事對於國人性情上發生一種重大的衝動，他們正以憤怒的語調爭辯在戰爭結束了三個月後，是否還有繼續冒險生命之必要。』

是的，我們整個的國家都以憤怒的語調來爭辯。在每個兵營中，你們可以聽到被迫害的與患思鄉病的士兵們在熱烈地討論這問題，千百萬的海軍依然派駐在遙遠的亞洲的前哨上，他們不僅要問那些運輸他們回國的船隻交在何處。『聖誕節前返家』這句口頭禪已成爲他們含淚的笑談了。我們在十二月一日的報章讀到了一位士兵的呼籲，他說：『我們目前的同伴抵此者實寥若晨星，我們從無線電中每日新聞廣播中，得悉了中國的戰事與美國駐兵國外的決心。因此我們便知道本國已經……』這些都是不屈不撓地敢向敵人搏鬥的愛國者的憤慨語，他的話是值得予以密切注意與深慮周思的。

當戰爭終了而共度勝利時，當局向士兵們宣佈他們在數星期內，至多在二月中即可回國，可是現在呢，他們已知被欺騙，被出賣了。這內情是顯而易見的。

無法自圓其說的談話

士兵們從未忘却魏德邁將軍在八月初旬的話，他揚言道：『我在中國的使命是在壓制，牽掣並殲滅日軍並在協助華人完成該項目標。在我本人所管理的美國軍人與美國物資，除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外，絕不用於對抗華人之用。如果美國軍隊有參加中國閭閻之爭的趨勢，我必設法制止。』

士兵們也從未忘却魏德邁將軍之後那種精闢的短論。他高呼道：『美軍將不直接參加中國的內戰，因為根據美國的傳統主張，向主張其他民族有選擇他們政體的自由而不應予以干涉。』

可是在九月份，魏德邁將軍已另外換了一付面目，他滔滔不絕地聲稱：無疑的，這擁有世界人口之半的國家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吾國——經濟上的，心理上的，尤其可能是軍事上的。

『可能是軍事上的』。魏將軍因為廣泛的理由而轉變他的語調了。這類消息破綻之大，致使魏將軍對前述的各種故事無法自圓其說了。說實話，我們用軍事手段來干涉他國，業已有幾個月了。更何況當魏將軍尚在喋喋不休地暢談他的不干涉政策時，在他指揮下的飛機與艦隻，不但早就在運輸國民黨部隊至華北地帶，而且還運往國共之間展開激烈衝突的內蒙地帶。因此我們對魏德邁將軍上述的事件的轉變已能稍窺門徑，知道了這些轉變中的事件向我向當局一向情願的方向發展之中，這即是說，向內戰途中邁步前進。

為國民黨日夜企圖予以撲滅之邊區的民主的與反法西斯政府則警告我們說：遠在六月中，國民黨部隊早就動用援華軍火來對共軍作戰。在八月八日那天，英勇的中國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氏，向世界陳述他們從國民黨侵略部隊所竄獲的武器，有紐約論文地聯美國國防武器製造廠所製的機槍與通用公司內地製造廠所生產的自動來福槍。

八月十七日，魏德邁將軍宣佈日本投降後，援華租借法案之物資也將接續中止，可是在九月廿七日，我們從紐約泰晤士報上却讀到了下述的電訊說：價值一萬五千萬美元的美軍剩餘物資正在『商議』出售予中國政府中。泰晤士報並續稱：中國政府（國民黨政府）不僅需要購買美軍在華的剩餘物資，尚需購買印度與太平洋區域的剩餘物資。現單就留緬一地的物資而言，其價值已達五萬萬美元。

(自緬甸飛來之七百架飛機顯明的是該機交易中的一部份)。

我們後來還知道美軍將繼續訓練中國國民黨部隊，對這，魏德邁將軍承認美國駐留中國的陸軍有六千名，海軍五萬三千名，以便『在戰後協助蔣氏』，而陳納德也急急地趕至中國來訓練中國的空軍。在十月廿四日，我們更獲悉有三十九個美國訓練井美武配備的師團在蔣氏支配之下『備準在政治衝突擴大爲內戰』時應用。在事實上，沒有一個當局敢明白以真理來告訴我們，說我們在中國喉使內戰的進行，說『我們』在協助點燃引火種，俾得保證使『中國政治的衝突演變而成爲內戰。』真理是這樣的，即我們曾經，同時正在干涉中國內政來對抗那批佔人口絕大多數而企圖中止國民黨恐怖與獨裁統治的人民。

貝爾納斯告訴我們說：有六萬美國海軍正在華北協助中國解除日軍的武裝，可是我們的海軍却在華北日軍鬭爭中心地遙遠的地區上登陸，不知貝爾納斯如何解釋這事實。我們的部隊固守那些登陸地帶，一直至國民黨軍隊開始告任務完畢，何況我們部隊登陸之後，也不急於解除日本的武裝，祇推動日軍去進攻八路军（八路军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曾對我們共同敵人日軍予以嚴重的打擊）。我們的部隊與日軍井肩看管理着國民黨的交通綫與公路，這類事實足以將韓國務卿貝爾納斯之無恥的談話，說什麼『我軍在華北的目的，在辦理日軍投降事宜，解除日軍武裝，並履行八月十六日允許日方予以遣送回國的諾言。』其實我們軍隊陸華的目的，單純的祇爲了撲滅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與支持國民黨在中國重行建立它的獨裁統治而已。赫爾利工作重心就在這點上，他的政策就是要在中國歷史的千鈞一髮之際，斷然站在蔣氏方面，出面干涉。國共之間確曾舉行過國內統一，建立民主，改善民生之談話，在勝利前，史蒂威爾的與高斯大使的工作方向就是向這方面發展的。他們深知國民黨將接華武器